



边看边聊

兔年是我的本命年,到龙年终于可以说,已平静度过。传统的力量不可忽视,记得开年时,总觉得这一年要谨慎些、仔细些,自我暗示不轻易就成了自律的枷锁。冒险的事情不敢做,太远的地方不敢去,平安是平安了,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不过是刚放寒假就腰突发作,莫名其妙“躺平”了一个礼拜,把兔年最后时光给耗完了。

元旦时去看英国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我在会场外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不知为何心里特别高兴。就仿佛一年的压抑烟消云散,一切终于可以以崭新的面貌开始,打开社交,重起炉灶。像小时候想的那样,过了一月一号,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新的自己。“新的自己”到底是怎么来的?从前我没想过这样的问题。躺平的一个礼拜,想来想去,倒有了新的感受,灵感得自一家社区的养老护理院。

2023年,我给自己布置的文学任务是去做一些没有即时反馈的事。我和朋友去了附近一家社区养老护理院做调研,上班之余,断断续续访问了十几个护理员阿姨,形成了十几万字的录音笔记。这并不是我的研究内容,我只是旁听,顺便补充提问。听着听着也听出了一些兴味,和刻板想象得来的经验很不一样。大部分来上海打工的阿姨们,年纪介乎于48到60岁之间。多是经由朋友或家乡中介的介绍,重启职业生涯。她们中有人还需要护理院交金,有的不用。她们结婚早,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年,得以从母职中赦免,本是个休整的好时候。她们想再出门攒钱的最大动机,一般就是为儿子结婚作准备。如果生有两个儿子,那简直非出门打工不可了。

她们最先想到的工作,是去大城市做月嫂,收入高。可如今北京、上海月嫂赛道竞争畸形激烈,不仅需要年轻,还要会开车,甚至还需要外语,最好持有日签和美签。她们第一关就受挫,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做长护险护理员和养老院。长护险不必熬夜,但要风雨无阻在路上奔波。养老院需要倒班,但能免去通勤,包吃住也容易存钱。两三年下来,小有一笔积蓄,人的精气神慢慢就不一样了。她们在心里盘算,赌儿子婚姻争气,彩礼不贵,或者自己刚好生了女儿,儿

坐在后面的人,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他坐在第一排,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大学相辉堂,一场轰动学界的语言学学术报告会上。

台上演讲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王力,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坐在第一排的他,是同样年过八旬的复旦大学教授张世禄,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

王教授看到台下坐着张教授,客气地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会场上响起了掌声。

他说的也是,最初研究音韵学的时候,他从张先生的著作中得到过启示。

更多掌声在报告会中浪潮般涌动。随同浪潮涌来的,是白帆一样飘来的纸条。条子从会场四面八方飘来,传到第一排的他的手里。

张先生慢慢起身,走到讲台边,吃力地递上去。主持人接过来,再交给王先生回应。

纸条一次次涌过来,张先生一次次递上去。脚,慢慢地走着。手,吃力地递着。不知为什么没有年轻人来帮忙。来来回回,只见张先生毫不在乎的背影,不辞辛劳的背影。

绕梁回荡的,是一位语言学大师的讲演。反复叠印的,是另一位语言学大师的背影。

张先生是我的老师。此前十多年,我已毕业离校。

这感人的一幕,是从在场亲历者的回忆中读到的。

我的大脑的屏幕上,却不断回放着张老师在会场上来回走动的背影。

慢慢地走着的脚,吃力地举起的手,以及不动声色的音容笑貌。

如同当年给我们上课那样。

如同在流逝的岁月中,永不流逝的雕像那样。

龙肖印 夏宇作



新的自己

张怡微

一女,儿子已经默默结婚,那这笔钱就能留下来给自己。一位阿姨说,“我对我儿子说,你一定要多夸你老婆的妈妈。她愿意带孩子,我不愿意。带孩子多烦啊,她带孩子,那我就能出来挣钱……你们说我说得对不对?”我们只能笑。

有的护工阿姨会说:“只有你们城市人有养老的问题,我们没有养老,我婆婆80岁了每天都要下地干活,你们城里的老人60多岁就需要照顾了。”可见她们不一定看得上自己照顾对象的身体素质,但这个意外的工种却在潜移默化中提示她们可以为衰老所做的经济和医疗准备。她们基本都买了新农合,尽管抱怨涨价厉害。她们还每年体检,有一位阿姨甚至给自己体检加了千元的项目,她和同事攀比,说其他人最多加100多块,她是加项第一名。我们又笑。

大部分护工阿姨都很能吃苦耐劳,排班如此密集,为了攒钱倒没什么怨言。我们只遇到一位阿姨抱怨过班排得太密,私人时间不够。巧合的是,我们刚好问到她平时的手机使用,想看看她的手机桌面。她的微信突然弹出一条新消息:“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可见这位阿姨还有自己的情感生活需要处理。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些访问开始变得有意思,溢出口述和录音之外的,才是有血有肉的人生。

还有一位阿姨令我印象深刻,她年纪轻,精力旺盛。在工作之余,她还给自己报了各种学习班,学习画画,学习创业。听说我们是大学来的人,她就把自己的创业报告发给我们看,问我们可行性。她是个有很多梦想的人,考护理证的时候,想当给她们上课的导师,觉得这个职业不错,是养老行业不需要熬夜的岗位。她存下了第一笔积蓄,后来发现家人都不要,于是很快又把钱花了出去,开始是学习水彩画,后来觉得光培养爱好不行,还想要为做大事作准备。护理员们困在护理院,虽然时间不自由,但互联网是天堂,不仅可以上网课,还可以建立生活。她们用拼多多买水果,开抖音唱歌。我问一个阿姨:“你在哪里录歌啊?”她说:“我就在养老院的洗手间里。”

“新的自己”是怎么来的?我在这些护理员阿姨身上看到了一些新的气象。要有钱,要为自己想,还要唱歌、画画和健康。

什么是“感遇”?中国传统上一一直很重视所谓的“知遇”,“遇”就是遇人知用的意思,得到一个被人了解、被人欣赏的机会,这就是“遇”。人生有遇有不遇,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们在遇与不遇之间所面临的仕和隐的抉择与考验,确实令人悲慨。不遇自然是不幸,可遇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是幸,所以才会有仕与隐之间的抉择,才会有遇与不遇的悲哀,才会有很多悲剧的发生。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由尚书右丞相贬荆州长史,《感遇》12首是他在荆州时所作,多借咏物寄托自身的品格心志及遭际感受。第七首是作者有感于朝政的紊乱和个人的身世遭遇,咏物喻志,以橘自比。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张九龄是南方人,橘是南方植物,而荆州的州治江陵,即古代楚国的郢都,又是著名的产橘之区。屈原曾作《橘颂》歌咏橘树“独立不迁”的特性。屈原曾写过“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到深秋,即使是在南方,普通树木也会摇落,又哪能经得住严冬的摧残?这正是丹橘的可贵之处——“经冬犹绿林”。一个“犹”字充满了不随波逐流的清醒与自信!那么丹橘经冬犹绿,究竟是由于独得的地利呢,还是出乎本性?难道是由于“地气暖”的缘故吗?“岂”字引出的反语,更凸显



大巴一直摸黑在茫茫夜色里穿行,及至到了淮安码头镇的一处停车场,我们下车徒步前往枚乘故里,我们的路面依然昏暗不明。当脚下无端被石头绊了一下,我不免暗自抱怨,怎么连路灯也不开启一盏?但很快又释然了。沉沉暮色,迎面吹拂的清风,幽深的树木,似乎正营造了浓厚的氛围,以暗合于枚乘

自有岁寒心

——“千古诗情日日新”之十七

张静

了“自有岁寒心”的警策。一纵一收,跌宕生姿,富有波澜。前四句正面咏橘,与前一首一样突出其本性之美,“岁寒心”是诗旨所在,出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刘桢《赠从弟》“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张九龄赞美丹橘却突出其与松柏一样具有耐寒的节操,是颇有深意的。

丹橘虽美,却进献无门,“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慨叹怀才不遇,不为世用。“可以荐嘉客”出自古诗《橘柚垂华实》“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却写得更为深刻。作为橘柚,它结出的累累硕果当然可以荐于嘉客、贡献于人,但如果是“阻重深”的遭遇,又该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呢?

由美质与阻深的对比中自然引出诗人对于命运及生命意义的思考“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运命的好坏,即生命中的遇与不遇,是无法追究、无可奈何,有如循环,不知首尾的。作为一名才智之士,自然期许自己对于国家社会有所贡献,但如果时运不济、为山重水深所阻隔,那又该如何自我完成呢?物各有时,安命乐天。

大家只忙于栽培那些桃树和李树,难道橘树不能遮阴,没有用处吗?“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君子慎树”其实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面有赵简主的一段评论

“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荆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种植橘柚树,吃它的果实是甜的,闻起来很香;种植荆棘树的,待它长大后则会扎人。所以大家应谨慎选择所种的植物。而《韩诗外传》里也记载赵简子语:“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春树蒺藜,夏不可采其叶,秋得其刺焉。由此观之,在所树也”。看来桃李与橘柚都可以遮荫吃果,为什么人们就不说种橘的好处呢?“岂”字在句中的再次出现,反语语气的重复使用,更加重了愤懑的情感色彩。桃李媚时,丹橘傲冬!命途多舛,天意难问!而“所遇”如此,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以桃李阳艳反衬丹橘寂寞,冷然一问,以桃李映射当权得势的小人,正见出盛唐失职寒士的心态——悲愤之中的强项本色。

张九龄执政有年,晚遭谗毁,诗中自明穷通得失,不变初衷,和陈子昂怀才不遇,沦落自伤的心情,不尽相同。张九龄还曾在《和黄门卢侍御咏竹》一诗中提出“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其实就是张九龄向来为人看重的,也正是自身这种端正不屈的品格。

这首张九龄的《感遇》诗也是《唐诗三百首》的入选之作,丹橘因“阻重深”的“运命”而无法“荐嘉客”;但作者强调的是“自有岁寒心”,也就是对独立自主足人格之美的自信,气高而不怒。也就是韩愈所讲的“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无论外在的环境怎么样,无论命运的穷达荣衰,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的自足的人格美。

夜访枚乘故里

张楷

非枚乘夜不能寐,正奋笔疾书?枚乘,一个不该淡忘的名字。作为西汉时期的辞赋开山鼻祖,枚乘为汉大赋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启发了司马相如等辞赋大家。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枚乘曾因七国之乱时两次劝谏刘濞,写下《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而闻名于世,而使其迎来辞赋巅峰的则是他的《七发》。《七发》洋洋洒洒两千余言,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以华丽的文辞、瑰丽的想象,“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其文中如此写道:“巨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甘肥脓,命曰腐肠之药”,道出了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危害。我在想,当年枚乘何以写下《七发》如此振聋发聩的诫喻之作,一定是他内心的滚滚激情,一腔热血驱使着他,非要以辞赋这样排山倒海的文风来宣泄。《七发》沿屈原离骚的传统一路逶迤而来,如闪电隐隐闪烁于漫漫时空。

走进由园林风格建筑组成的枚乘故居,可以看到正堂门额上书“仁者寿”三个字,门前两侧檐柱悬挂一副楹联:“淮阴名士,汉贼先驱,七发雄篇开一体;用舍由人,行藏在我,两书直谏感千秋。”追溯了枚乘的文学地位和忠诚为国的一生。屋内正中是一尊枚乘青铜雕像,两侧也书写着一副楹联:“谏七发以省君,心意幽深追屈子;赋九篇而垂世,辞采汪洋启相如。”

如今的枚乘故里景



冬季的哈尔滨大多数日子都晴朗无云,在动辄零下30摄氏度的地方,阳光是非常奢侈的。由于纬度高,冬季的哈尔滨日落时间是下午四点多一点,我的实际体验是点半开始就几乎没有阳光了,体感温度也会随着阳光的消失而降低。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是下午四点半左右,太阳刚刚降落不久,人在地面已经完全看不到阳光,只有把无人机升起来,才能看到西边天空太阳橙黄色的余晖。此时此刻的哈尔滨,夜幕即将降临,我用航拍记录下这一天中最后的暖色。

哈尔滨大剧院是网红建筑,它最出圈的照片就是科幻感十足的夜景照。随着2023年冬季哈尔滨旅游的大火,无数摄影师前来打卡,但人们很快发现:这座建筑不会每天都亮灯,只有当天晚上大剧院有演出才会亮灯,一直到演出结束熄灭,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我去拍摄的时候,大剧院当晚并没有演出,因此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但幸运的是它依然亮灯了,不过并没有很亮很久,大约6点不到就关灯,此时哈尔滨早已进入黑夜。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我拍摄。

余晖下,温暖的天空与冰雪覆盖的大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座建筑梦幻的线条也与松花江对岸中规中矩的城区格格不入——这就是地标的意义,特立独行,独领风骚。

我依然记得当时操作无人机的双手尽管戴着手套攥着暖宝宝,依然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但眼前的画面依然让我感到兴奋,这就是冰城哈尔滨的魅力吧!

摄影

区,是在枚乘故居原址上复建而成。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枚乘当年的故居早已不复存在,却也并非无迹可寻,北宋《太平寰宇记》《咸丰清河志》等历代典籍的记载,成为确定枚乘故里原址的主要来源和依据。

在枚乘故居的院落,我还留意到一棵银杏树,被护栏围住,据称有800多年的树龄。乍看比起我在别处见到的银杏,也许算不上高大挺拔,却树形奇特,虬枝苍劲,如一只摊开的巨型手掌。更为不凡的是,它还有着几乎两棵银杏合起来的胸径。我想象它夜夜是在倾听《七发》的吟诵声中生长着,在那些注定难以成眠的夜晚,在冥冥之中,也许它常常会与枚乘展开一问一答的对话和探讨。光线晦暗不明,银杏叶的形状分辨不清,却正如《七发》里的句子灼灼闪亮。

夜正浓。走出枚乘故里的院落,忽然发现有人站在门前空旷处,打开手机,开启了一款观星App,向着西边的夜空,辨识着星星,他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喊道:“找到了,金星。”其实,无需借助观星App,稍具一点天文常识,几乎用肉眼便可识别春日夜空,金星是最明亮的一颗星。我忽然想到,恐怕正是因为没有路灯和任何光污染,枚乘故里的夜空才恢复了本来面目,有了难得一见的纯净,使我们得以打量和仰望平时被忽略的头顶的星星。

七夕会

